

經部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五

元 劉因 撰

論語二十一

子張

首章 士見危致命

問致命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此命與彼不復為我之有授命亦然 僩 ○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

著自是敬哀同上

二章執德不弘

或問弘之為義奈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有不弘也夫總羣言該衆理而不自以為博兼百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為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為恢恢乎其胷中常若有餘

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寛廣而不廹哉易所謂寛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為有無哉故諸家不弘之説惟謝氏所謂心不廣者最為得之但范氏所謂不足有容則鄙詐入之謝氏所

謂執德弘則物莫能勝𣅜若有不切者然不弘則鄙詐纖巧之心生而是非利害得喪之自外至者足以奪其所守要必熟復而深體之乃可見其意耳○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下也儘有地步寛廣著得在當○不弘不特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有片善必自矜見人善必不喜人告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可學

○問如何是執德様子曰子貢但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樂與好禮之説子路但執不耻緼袍

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藏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乎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賀孫○易學問之後斷以寬居此章信道篤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洽○不弘不篤各是一病世固有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害其為信道之篤亦有信道雖不篤然却有兼取衆善之意者時舉○若信道不篤則容衆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璘

三章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或問三章之説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説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絶也以是處之庶幾乎

四章雖小道

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為農圃醫卜之屬也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門名家之業以

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有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為也謝氏謂坦途之支別是矣但不可以異端當之若謂異端則其可觀者非真可觀亦不待致遠已不可行矣

五章 日知其所亡

或問五章之說曰或者以溫故知新為此章之說則於

彼此先後之序兩失之矣且以知所亡為知新者猶可也以無忘所能為溫故則不可蓋溫故者慮其遺忘而溫習之無忘所能則其見之之明守之之固無待於溫習而自不能忘矣觀尹氏不失之云則可見其得失也

○此與溫故知新意不同彼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知新而帶得溫故雉

○一日之間知所未知長遠後也記得今學者今日所知者過幾日又忘之若不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記得之譙

六章 博學而篤志

篤志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徒汎然博學而無懇切之志反思於此即是放而不知求之心也便成頑麻不仁之死漢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志不泛濫心不走作便只在這窠坎裏寓○或問近思曰程伯子謂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蓋曰思之以不遠乎己耳叔子所謂類推者則以思之有序為近也伯子之言固亦得其本

者然不紊以類推之說則將有捐事棄物専以反思默造為功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者是則二子之說雖殊要之不可以偏廢也而謝氏專以篤志近思為心不外馳而其意若以博學為非心不外馳之事者蓋懲乎玩物喪志之言故為說如此且獨不聞孟子張子之言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觀此二言則玩物喪志心不外馳二說之疑可釋然

矣○問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曰徹上徹下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如此又曰於此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廣○問近思者以類而推曰不要望遠但就曉得處推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仁民便推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須是一步了因此又進一步學記謂善問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管子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此意也寓

七章 百工居肆

百工居肆方能成事學方能致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必二說相須而義始備 壽

九章 君子有三變

或問九章之説曰程子至矣程子曰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溫中心和而接物也溫備人道也厲如四方正定地道也又以囁嚅形厲之反尤為明白然其曰孔子全

之者蓋以孔子明之而或者因以為子夏之言正為孔子發也

十一章 大德不踰閑

大處既是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寓○程子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張子謂出入為時中此却是大處非聖人不能豈得謂之小德却是合當如此如何却只云可也可也只是且恁地也得之意僩

十二章子夏之門人小子

或問程子所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何也曰灑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閒而無不在也理既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后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反以為理無大小故學者即是小者而可以并舉

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曰既以為理無大小而又以為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捨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

而教人尤欲必由其序也曰其然所以然之說奈何曰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洒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也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

在是而由是可以至於彼茍習焉而察焉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改途而聖可至爾豈曰一洒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治心修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升卿○洒掃應對是小學事精義入神是大學事精究其義以入神正大學用工以至於極致處也寓○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

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道夫○不能慎獨只管理會大處小處或照管不到理無大小大處小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淳○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慎獨答石子重○其向費無限心思而終不曉此章見程門諸人之說與子夏之說相反常以為疑子夏正說有本末諸人却說末即是本後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着思之方透若非程子教人有序五

句亦無縁看得出然其言緩而無奇故讀者忽之而不深考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章意指都無歸宿同上○雖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亦常在下學處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令動不動説本末精粗無二致正如渾淪吞棗然荅許順之○有始有卒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始終皆備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必大○所以然者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一致故伊川説衆人習不致察由

之而不知惟延平說與伊川合寓○黄榦曰先後二字程子以教者所施之次第而言集註以義理之精粗而言

十三章仕而優則學

或問十三章之言先仕而後學何也曰仕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者故有是言學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此章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

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

十四章喪致乎哀而止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楊氏所引孔子及禮記二言皆不得已而去之意今子游雖亦其意然直以為致哀而止則將有直情徑行之失其獘將有如棘子成之言者矣

十五章吾友張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難能蓋美之之辭而有譏之之意下章曾子堂堂之云亦猶是耳

十七章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或問十七章之説曰尹氏所引親喪自盡之言疑與曾子意合而所謂於此不誠惡乎用其誠者則推曾子之意以責夫人之當然而不然者耳非正以此章之意為如此也

十八章　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

問此當然事何以為難曰為是人多不能所以為難人固有用父之臣行父之政者然稍拂其意而或不便其

私即已不能用而行矣孟莊子豈不為難能若用人立政未善又不可不改餘○今集註之說臨川鄧元亞之說也答張敬夫

十九章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或問民散之說曰以其生業不厚敎化不修內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持而日有離散之心耳

二十二章仲尼焉學

或問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何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義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楊氏所謂道無適而非唯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識其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鶩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

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文武之道舊説太高若論道體則不可特言文武矣但向來貪箇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有一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為孔子故子貢之對雖有遜詞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答張敬夫

二十三章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或問二十三章之説曰張敬夫之説亦善曰武叔亦豈真知子貢者使果知之則於夫子之門當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聖人固自難知若子貢之在當時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歆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賀孫○古所謂宫只是墻古人無今廊屋燾○問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而入耶曰不然人自不能入耳譬如與兩人説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

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顔子何異顔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大雅

二十四章叔孫武叔毁仲尼

多祗與只同僩

二十五章陳子禽謂子貢曰

植其生如五畒之宅樹之以桑百畒之田勿奪其時鼓舞如又從而振德之寓○黄榦曰榮謂賴聖人以生為榮幸故莫不尊親

堯曰

首章堯曰

或問歷數之説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歷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乎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説徒以其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曰執中之説如何曰聖賢所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允執其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

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蘇氏疑此章有顛倒失次者或有之蘇氏曰此章雜取大禹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而顛倒失次不可復考由此推之論語蓋孔氏之遺書簡編絶亂有不可知者如周八士周公語魯公邦君夫人之稱非獨載孔子與弟子之言行也○簡閱也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㸃檢數過相似寓○問論語記門人問荅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必如此理會只當理會道理先儒說是夫

子常稱誦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然道理緊要不在此此只是外面一重讀書須去裏面理會義剛

二章子張問何如斯可以從政

或問五美之說曰欲而不貪泰而不驕胡氏得之在人上者人欲為多不能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已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矣然君子之心一主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小大而二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而何

驕之有此胡氏之說也夫威而不猛者非作威也蓋作
威而欲人之畏已則必至於猛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以
自修而已矣非欲人之畏已也然百姓望其容貌顏色
之儼然而知其不可慢也則何猛之有哉○仁是我所
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
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
治人其理一也廣○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賊云昔在同
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小

牓徧帖云本廳取幾日點追其鄉分税仰人户鄉司主人頭知委到限近時納者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斷不貸所以人畏時舉○猶之均之也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吝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若當賞便賞若澁縮靳惜即悞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此意也如唐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從之所以人不懷恩反致敗

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僩

三章不知命

或問知命之說曰胡氏亦善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嘗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為小人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且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者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

得亦無安頓處今人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少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蓋緣只見道理都不見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死於水定是溺殺此非深奥難曉者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得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人傑○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死

於水火合死於刀兵須死於刀兵如何逃得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於此信不及纔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成得君子也閱祖○樂天知命五十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也譬之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此不知命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人傑○尹氏章末數句於讀此書者深有所警不可不熟察而深念之也同上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五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六

元　劉因　撰

孟子一

梁惠王上

首章　孟子見梁惠王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荅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

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荅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曰仁義之説奈何曰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五德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

而主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使其誠知孟子之學也則豈其崇勢利羞賤貧而不自知其非

耶○心之德是渾淪説愛之理方説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説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賀孫○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卻只是説義而已廣○心自有這制制如快利刀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節

二章王立於沼上

王德修解梁惠王沼上齊宣王雪宫謂梁之辭遜齊之辭誇分得好闕祖

三章寡人之於國也

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略而終於詳大率如此○問程子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别

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天命之改與未改如何見得曰大勢已去人心不復有愛戴之實至

六章孟子見梁襄王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月十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若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

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義剛

七章齊宣王問曰

或問王霸之辨曰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有其位而固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為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用則為王者之學孔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其私欲而已設使僥幸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故漢宣帝自言漢

家雜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曰君子之遠庖厨何也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禀氣賦形之所自而察其説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曰然則曷為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撤肉也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禀氣有異焉禀其清明純粹則為人禀其昏濁偏駁則為物故人之與人自為同類而物莫得以

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為是等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得已然後斷以義而殺之於物則愛之而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不身翦不暴殄而既足以盡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為正非異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仁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𢙢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如此而又何足法哉曰所謂見牛未見羊者豈必見之而後有是心耶曰

心體渾然無内外動静始終之間未見之時此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然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齊王聞孟子之言而心復有戚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於掌何也曰天地之間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已可以及人以

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為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曰推其所為舉斯心加諸彼何所指也曰孟子此言正為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遠遺近之失欲其於此深識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反推愛物之心以及於仁民也○無道桓文之事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謨○術猶方便也履孫○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

有害故曰心為甚節○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廣

梁惠王下

首章莊暴見孟子

或問范楊之說不同何也曰非不同也范氏以孟子之言為救時之急務而楊氏亦以為姑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為使孟子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

以漸而去之矣但二公之說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而失之不過為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為邦之正道從楊氏之說而失之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為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

三章交隣國有道乎

或問樂天畏天之說其詳復有可得而聞者乎曰子聞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

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强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懇懇而厚恤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强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其功如獯鬻與吳之方强太王句踐外甲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耻此智者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

王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耻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其說當矣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之言保天下之事也而以畏天為言何哉曰聖賢之言各有攸當彼以成王而言則固畏天而能保文武之天下矣且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固不如是之拘也曰孟子之引詩書文多與今本不同當以何者為正曰古者詩書簡冊重大學者不能人有其藏師弟子間類皆口相授受故其傳多不同要亦互有得失不可以一槩

論也○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為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别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或荅

人○智者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强皆道理合恁地至

五章人皆謂我毁明堂

問孟子荅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却又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可學○五峯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説好閎祖○問公劉至古公十世今謂九世豈不數古公已身耶而豳詩集傳乃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二者必有一誤

曰通數即計已身為數曰祖曰孫則不當計已身蓋謂祖孫則是指他人而言矣史傳及今人文字以高祖之父為五世祖甚多無可疑也答董叔重

八章湯放桀

賊仁之罪重賊義之罪輕仁義都是心之天理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譬之伐木乃是伐其本根也義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不合宜便傷義如殘害其一枝一葉也寓○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

親迎之類若是紾兄之臂踰東家墻便是滅絶天理丹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者謂之賊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殘之意義剛

九章為巨室

前後兩譬似不相似至

十章齊人伐燕勝之

孟子論取之而燕民不說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說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為齊王欲取燕故引之

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説而止之武王見商人説而歸已而遂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豈益伊尹周公仲尼皆有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發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脱落自在無絲毫惹絆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也答范伯崇

十三章 滕小國也間於齊楚

孟子荅滕文公只得如此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有必亡之勢況王政非一日之所能行或行之粗成次第而二國亦必不見容也湯文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世間事難得恰好齊梁甚强可以有為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直不易得也時舉

十五章滕小國也竭力

潘恭叔說遷國以圖存者權也效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作經字思之誠是葢義便近權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當用經字側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六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七

元 劉因 撰

孟子二

公孫丑上

二章夫子加齊之卿相

或問孟子不動心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

之不惑亦其事也曰孟子既以孟施舍為守約矣又曰
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
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蓋黝舍皆守
氣以養勇然以黝比舍則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
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為得其要也今謂約為一物
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言之則是約者孟子既
以與孟施舍矣又可奪而歸之曾子耶曰如子之言則
告子之所不得者已之言也孟子之所知者他人之言

也二者亦不同矣而以一說貫之何耶曰是亦嘗欲一之矣然以告子之所不得為人之言則與其下文心若氣者為不類而所謂勿求諸心者與後所謂生於其心者亦復不同以孟子之所知為巳之言則不應無一詞之合理而常自處於詖淫邪遁之間也是以反覆推之而得其說如此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貫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集義而無不

慊於心則非義之義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直無不慊於心矣抑後篇告子論性數章皆率然立論而辭窮即止無復思惟論辨之意是又吾所謂不得於言而不求於心之一驗而其所謂勿求者二亦文同而意異盖一以為無益有損而不可求一以為理所必無而不必求讀者審之則得其文意而知其所以失矣曰持志養氣之為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持其内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

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曰程子所謂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何也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曰知言養氣之說如何曰蓋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已判然於胷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故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

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所養之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擒者特幸而已不務知言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曰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也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

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惟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為歉然之餒矣或畧知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以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曰氣配乎道義者也又曰集義所生何耶曰是則程子土山金器之喻至矣程子曰氣者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金為器既成則目金器可也又曰若累土為山須是積土方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為山也而吾所謂有理然後有氣故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明

矣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何謂也曰大抵今人之學或似預為之期而不為其事其或能有所為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則或以為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衆人之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惟當集義以為事而不可期於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未充而助之也曰然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之害特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慊足其心而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偽以張之

也較是二者其爲罪之輕重可見矣曰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也蓋無所事而忘則人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長則其用心之過亦不免於人欲之私也故必絶是二者之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若鳶之飛而戾乎天也魚之躍而出乎淵也若曾點之浴沂風雩而詠以歸也活潑潑地者蓋以俗語明之取其易知而已或者乃以此語爲源於禪學則誤也曰四辭如何曰

詖而不安則必為淫辭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為遁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施發語辭古注說也以後但稱舍字可見如舟之僑孟之反尹公之他之例德明○問子夏篤信聖人何以言之曰此因孟子說處推究亦無事實可指但將平日所言詳味有篤信聖人氣象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類○儒用○不動心章只曾子告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已具得後面許多意只為丑之問無了期故荅得亦周匝自

○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以不動心也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為甚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與張敬夫

○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賀孫

○持其志只是凡事輕輕地做將去無暴其

氣只是不縱喜怒哀樂[節]○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著[賀孫]○持志即是養心也非持志之外別有養心[卓]○問無暴其氣處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事皆是暴其氣如只行得五十里卻硬欲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卻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時舉]○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升卿]○天地之氣雖至堅如金石無所不透故人之

氣亦至剛蓋其本相如此方子○浩然之氣一章說得稍粗只是要仰不愧俯不怍氣便浩然如吾何慊乎哉吾何畏彼哉而已前輩說得太高閎祖○浩然之氣一章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兩句盡之其原蓋出於大學心廣體胖處榦○勇而不懼便是浩然之氣此說似粗而實精淳○問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

懾怯又曰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只是氣魄大所謂氣蓋世 僩 ○以直養而無害此直字便是上文縮字下文義字 答呂子約 ○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浩然之氣襯貼起則道義自然張王延平先生說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道襯貼却是兩物道義與氣只是一衮發出來其後來思之一衮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却說得配字親切 蓋卿 ○配義與道如人能弘道 可學 ○非謂配便是助但養得那氣充不餒方合得那道義所以

說有助之意義剛○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譬如利物可以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物何為力行○配是合而有助之意如與人鬬敵又有一人在後相助自然愈覺氣勝謨○是字與非字為對生字與取字為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正如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答項平父○集義與配義是相向說初間其氣由集義而生後來道義却須那氣相助燾○論集

養氣一段緊要處是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三句至○必有事焉而勿正這裏是天命流行處謨○勿正是不要等待勿助長是不要催促淳○助長是無不畏之心而强為不畏之形節○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閎祖○必有事焉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深勿正是勿期必其如此勿助是不到那地位不可硬要充去才助長在我便有那

義所生則義為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為主答方正淳○養

欺僞之心施於事末稍必不勝任如十鈞之力而負千鈞故助長之害最大端蒙○必有事焉謂集義正是期望忘是不把做事助長是作弄意氣世自有此等人孟子之意只是如此粗言之要之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至如東至某西至某其中間一段方是浩然處也必大○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焉四句是炮炙煅煉之法文蔚○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又是那集義底節度端蒙

○詖只是見得一邉守凡從皮者皆是一邉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邉邪淳○溺如身溺在其中溺於水只見水而不見岸夔孫○心術不正便自節次生此四者如楊墨自有楊墨之詖淫邪遁佛老申韓亦然如近世功利者及苟且論議又各有一種詖淫邪遁文蔚○偏頗而蔽塞必至於放蕩而陷溺淫而陷溺必至於邪僻而叛道纔問着便窮而遁夷之云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不是他本意只為被孟子勘破其辭窮遂為此說

是遁也如佛家初有桑下一宿之說及行不得乃云種種營生無非善法皆是遁也德明○浩然之氣章緊要全在知言上僩○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為末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端蒙○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唯窮理為能知言唯集義為能養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荅郭冲晦

三章　以力假仁者霸

以德行仁者王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此德字又說得闊是自已身上事都做得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於水火之中燾○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德便是仁夔孫○霸必有大國須有如是

資力方可以服人〈倜〉

四章〈仁則榮〉

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卦有云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正此謂也〈倜〉

○或問夫子引鴟鴞之詩而歎其知道何也曰孔子誦

周公之詩而有感於其言也然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徒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謂蘇子由則亦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矣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果何物哉

五章尊賢使能

問市廛而不征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是區

之中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謹權量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為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倜○漢之獄市軍市之類皆是古

之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為市其中有有司者治之耳是周禮市官之法也廣○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税一家力役之征如何其罰如此之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税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至

六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或謂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惻隱之謂也蓋性之為德無所不具總之

則惟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性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謝顯道身汗面赤實羞惡之發也而程子以為惻隱之心是亦其貫四端之一驗也惻隱初動時也如羞惡之類亦必先動而後能然然則其言之也又安得無先後輕重之別耶曰子以四端為情而孟子皆以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耳○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又曰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又曰心以性為

體如將性作餡子然又曰在心曰性在物曰理僩○天地以生物為心譬之以甑蒸飯從下蒸上到上復下亥然在中即蒸得熟天地即是包得許多氣在此無出處别無作為只知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所謂為心者如云天命豈是諄諄然命之所謂為心亦豈是切切然做人物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箇箇肖他人便是箇小胞天地便是箇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空包得許多氣自是惻隱不是為見人我一理

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一人未見孺子入井亦自是有這惻隱夔孫○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溫暖和煦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忍心慈祥惻怛泳○非惡其聲非惡其不救孺子之惡名也升卿○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縱有許多私意要譽鄉黨之類亦未暇思量到義剛○見孺子入井惻隱之心如何已得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底便是自然底祖道○腔子是此身內虛處榦○問滿腔子是惻隱

之心曰此身軀殻謂之腔子此洛中俗語也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錄○四端未是盡所以只為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如惻是方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此惻為深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又曰天地只是一氣便自分陰陽緣有陰陽二氣相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對地生便對死語黙動靜皆然以其種如此故也明作○性是太極渾然之體

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别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

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體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

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
而端緒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
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
有是端於外惟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内
而不誣也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
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爾仁義
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
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

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别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

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三者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之元雖

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植○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方長者陰是方消者仁義亦然如人呼吸呼而出則熱吸而入則寒明作○問仁義禮智立名有意義否曰言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言義便有剛果底意思亦不可謂無意義節○人之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注時自有次序又曰如

釀酒然仁是酒微發帶些温氣時到發到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道大

○擴是自此推將去充則填得來滿了又曰擴是脹開充是放滿又曰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淳

○人但言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其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使此説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

四端若常體認得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賀孫

九章　伯夷非其君不事

或問卒章程張諸說皆以為隘與不恭非夷惠之過乃其流之弊耳子之說不然何也曰諸先生之意則厚矣然以孟子之言考之則恐其意未必果然也○伯夷自有隘處柳下惠自有不恭處且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分明是玩世不將人做人看去偽○不隱賢謂不隱蔽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汙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是枉道也與下文必以其道兩句相承只作一意讀文

勢然也人傑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七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八　　元　劉因　撰

孟子三

公孫丑下

首章天時不如地利

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其方利其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個

二章孟子將朝王

問將朝而止豈以齊王不當託疾乎曰未説不當託疾觀孟子之意但言其不當來名耳名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 僩 ○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驅之類卻非當時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世以自高也 同上

七章 孟子自齊葬於魯

或問不以天下儉其親如子之説其有稽乎曰王氏中

說訖太原府君之門曰一布衣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貴天下也文意正與此同

十一章 孟子去齊宿於晝

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果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爲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回面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

十二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楊氏嘗夢人問王由足用為善何以見語之曰云云今集註之說是也其說有味且其發於夢寐者如此益可見其所存之正矣○問所引李氏說未知何如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葢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葢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時舉

十三章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

或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為不豫何也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或人退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幾是乎

十四章 孟子去齊居休

或問張子此章之說有曰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

之為道為禄此所以同出而異致其説何如曰禮有之曰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張子之言葢取此云耳

滕文公上

首章　滕文公為世子

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葢曰知性善則有以知聖人之必可為矣知聖人之可

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趣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

謂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曰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不之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之所常聞者故聞者非徒不之信也而亦莫之疑也是其漠然如飄風之過耳亦不可復與其思繹而信從矣世子復來則豈其思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故孟子之言雖若怪之實則喜其能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曰胡文定公父子之學謂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信乎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

性善之論至矣而荀揚韓氏或以為惡或以為混或以為有三品最後釋氏者出然後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說然未知性之所以為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羞吾說為不及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為是說以文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置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為得性之真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餘直以精神魂魄至粗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微之理也且又不究秉彛之實德

而指為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别立無對之虚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為同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惜乎吾不得從事於其門以質其說庶乎其有相長之益也○胡氏贊美之說其源出自龜山賀孫○須常自問云人之性善而已之性卻不見其善人皆可以為聖人而已之身即未見其所以為聖人者何故常常自問知所愧恥則勇猛奮發而志立矣璘

二章　滕定公薨

或問二章之說曰孟子生於戰國紛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疎闊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夫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

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為宗故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廣

三章滕文公問為國

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

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陳氏徐氏有說焉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及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亦隨時而加焉此其為說如何曰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

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田畒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而張子又别為一說謂夏殷周因其所興之國以立法蓋夏后氏以五十里而王殷以七十里而王周以百里而王則又未知其說之必然否也曰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曰蘇氏林氏嘗言之矣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為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此蘇氏說也禹貢

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之弊耳此林氏說也曰先王之學教民其效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覩其效何耶曰先生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故自其詠歌弦誦之間洒掃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修己治

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敎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耻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為俗學頽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古之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嘗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繆而復於先王之意顧皆屈於俗儒之陋説而不得有所

施行也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惟挽匶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近郊之民王之內地也共輦之事職無虛月近胥之比無時無之其受廛為民者固與畿外之民異也七尺之征六十之舍王非姑

息於邇民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治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羨其受廛為甿者固與内地之民異也六尺之征六十五之舍王非荼毒於遐民也園廛二十而一若輕於近郊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以擾擾則不能以寧居是故二十而税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於遠郊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賈以資利不可以為則必至於忘本是故二十而五繫近郊遠郊勞逸不同○問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畒而分何以考之也

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道徹而耕之說張子說也推之耳或但畊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畝亦未可知也答吳伯豐○問士於農隙而學孰與教之曰卿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德明○孟子只把雨我公田證周亦有公田讀書亦不必須究盡細微因論永嘉之學於制度名物上致詳故有此語方子

四章有為神農之言者

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貳賈之說

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於戰國之時乎○問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人從之何也曰不特此爾如莊子所言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歷舉其說是何等問學然亦自名家

廣○有夓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當補之

五章 墨者夷之

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荄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

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所以為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竊以為差之

毫釐繆以千里為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之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真以愛有差等為一本則不可也曰夷子既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者至矣

而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也雖其陰離陽合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則吾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問二本曰事他人之親如已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一木有兩根也燾○人只是一父母所生如木只是一根株若愛無差等便是二本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德明○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孟子極言非為人泚之

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也答張敬夫○

命之矣之字作夷子名看方成句法至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八